

上海·尘世莲花

禾页青青 著



上海·
尘世莲花

禾页青青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上海 : 尘世莲花 / 禾页青青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354-7916-7

I. ①上… II. ①禾…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9599 号

策 划: 大 卫

责任编辑: 谈 骁

装帧设计: 大卫书装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64 千字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禾页青青

每个旅程都引人入胜。

视觉的旅程，味觉的旅程，情感的旅程，认知的旅程，生命的旅程……种种。

旅程，不仅存在于空间和距离，还存在于深度和角度。每种通向未知体验的感受，每种交流、沟通、摩擦带来的精微知觉，都是旅程。主动的旅程，始于探索；被动的旅程，归于接受。

人生有何大事？无非是一步一步地走。一切在这里开始，一切在这里到达。

写这本书的初衷，缘于一场告别。

谷雨的那天，珍妮告诉我她将移居加州。珍妮是我来上海后结识的极少数朋友中最为契合的一个，我从宁波来，她从丽水来，在这个城市萍水相逢，彼此知交，还来不及分享更多的时光就要告别……这真是一个聚散匆匆的城市呀。

总要留下一点值得记忆的片段吧？

于是每个星期里两人约好某一天，在这个仍然陌生的城市里结伴游走，一同翻阅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并相约各自用文字来记录蛛丝马迹，以便让这个良辰美景里的物、事、人有个照映。只是珍妮的离开时间比计划中提前了许多，后面就少了她明快的小调式笔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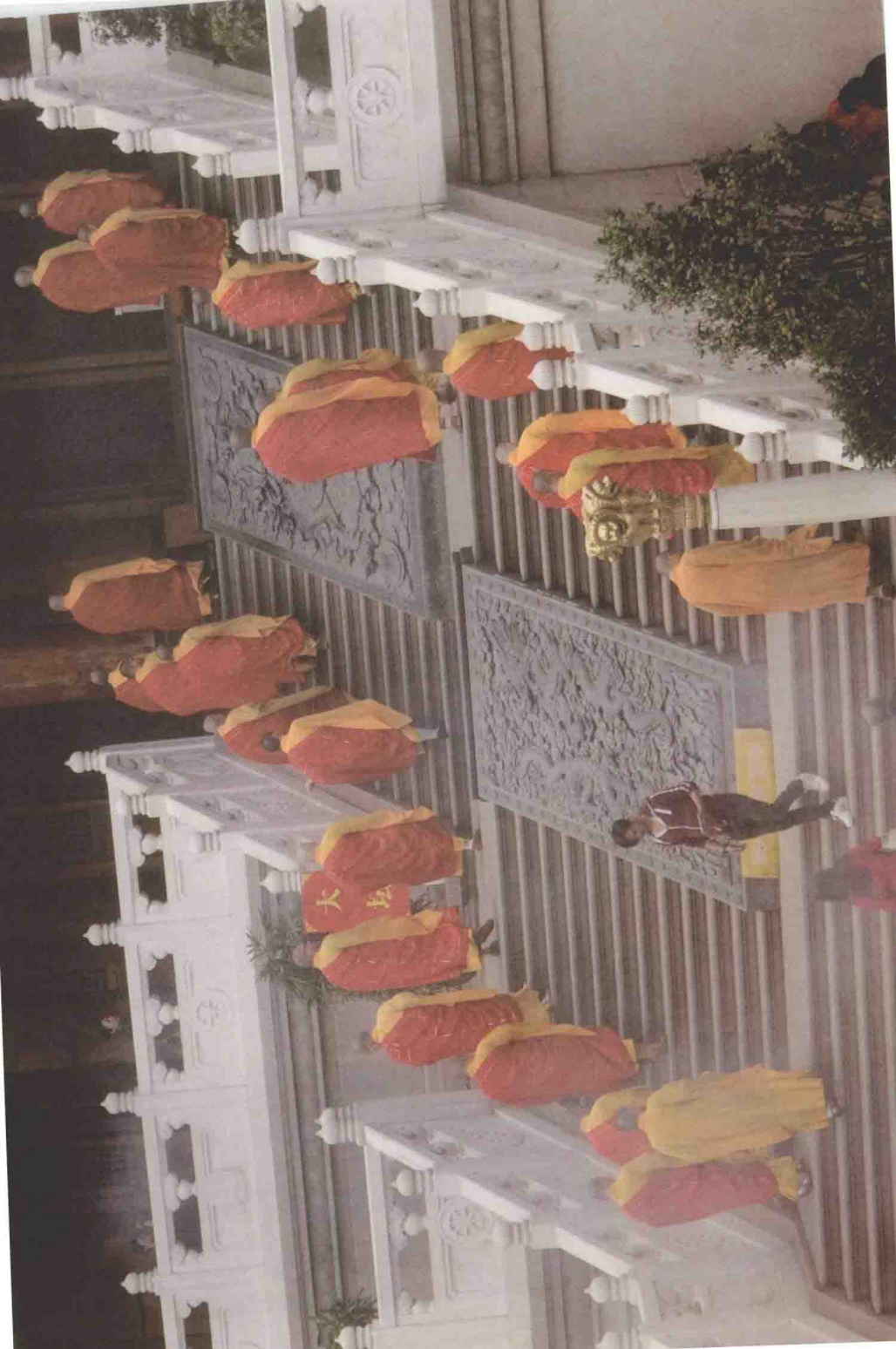
书中也收录了另两个女友的文字。我与她们因文字而结缘，并在细水长流的岁月中成为至交。若是有些人十年后依然在触手可及的身边，那么就应该把他们请进生命旅程中。

因此，我更愿意把这本书看作是微旅行笔记。微，相对短的距离，相对少的时间，只是那微不足道的低头片刻，却因为专注而获得了畅游。

生命是种种相遇，旅程是为了那些相遇，我把某些可有可无的点点滴滴记录成册，有一天，你经过那里，驻足间……有一些什么，让我们共同得知。

写这个序的时候，是 2014 年的最后一天。每个新年都是一个新旅程入口，“元旦”这道光芒将一本新的旅行笔记豁然打开，我们是制定者与描绘者，又是其中的主角。我已准备好像描述的那样，前进，只有希望，没有目标，全然自由，步步莲花。

2014 年 12 月 31 日于上海虹桥



尘世莲花

001



新天地里“嘎讪胡”

016



知味

032



游园

061

徐家汇的低吟浅唱

105

过去的毛边账本

082

听，大师们已结伴走远

122

传说无觅处，唯有香如故

095

沪渎旧梦

146

老场坊 1933

168

做客日月楼

181

好一个琉璃世界

190

宁静的午后

221

角里的光阴故事

235



静安寺

在静安寺明堂里，隔着飞檐斗拱望出去，玻璃大厦凌空入云……
有片刻的恍惚：谁是入世的，谁又是出世的？

喜欢“静安寺”这个名字，静安，静安，静以致安。

此时，正是二月初一，雨水时节，香客络绎不绝，烟和雨织成浓得散不开的朦胧光景。

这个世间最繁华的净地有着绝世的容颜。

不能忘记初见它时的惊艳：隆重、华美、艳丽、大胆、张扬、别具一格、不容分说。

即使撇去宗教性，静安寺依然体现了独特的建筑美学。

缅甸柚木为屋，房山白玉为栏，苏州金山石为墙，河北万年青为地，狼牙山花岗岩为柱，金箔五十万张贴宝塔……

与其说是世间的寺庙，不如说是极乐世界的样板。

记得，有人问那个叫星云的和尚，为什么你一个出家人会口口声声，祝愿大家想升官的都升官、想发财的都发财、有情人都成眷属？

星云笑呵呵地说：“是呀，所有美好的愿望，我都希望大家能够能够实现。”

如果，所有的欲望都被实现，人人得了大圆满，是不是这世间就没有贪、嗔、痴了？

我最倾心这家寺院超豪华阵容的柚木柱子。

六十五根粗大柚木从缅甸送来，每一根都吸收了几百年天地精华，生生把一大片古老温润树林浓缩成人潮车海中的一角静安。

它们是在呼吸的，让这座寺院有了生命力。

每次来，都会去看望大殿最左侧的那根柱子，它还保持着前世为树的模样，枝节还在，杈上雕了什么图腾，难道不是鸟巢吗？我总疑心那个断枝上会长出新芽绿叶。

会心一笑，暗暗称赞建筑师的童心和智趣。

寸土寸金之地，这个江南名刹的大殿非常小。

香客们自动排成殿门宽的行列，等待跪拜，人贴着人，层层叠叠几十道，安静而耐心……

这就是上海秩序。

我从偏门入，静立大殿一角，面向释迦牟尼佛银像，专心合十。

印度瑜伽大师斯瓦米韦达问：“你会合十吗？试试看，把眼睛闭上，轻松放下，换成圣洁的自己，让双手像待放的花朵，感觉一下自己的呼吸，现在，进入自己的心窝，你会看到一朵莲花，对着那朵莲花呼吸，把生气注入，让莲花生长开放，对着你的双手呼吸，让莲花落在双手……睁开眼，把莲花奉上。”

合十礼敬，带着意念的礼敬。

心中无所甚求，真正十分敬仰这位出现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理想家……多少世代了，至今释迦牟尼依然是这片涣散零乱尘世中最卓越的心灵领导人之一，众心所向，众望所归。

也算是“庙小菩萨大”，静安寺里三座大佛坐镇，座座不同凡响。

大殿的释迦牟尼佛像，十五吨白银铸造，高八米八。

因为整体打造，通体银光闪闪，佛主形体和面部轮廓流畅，没有周折暗角，两只斗大的射灯从左右角照来，佛像一团耀眼光芒，令人不敢过久仰视，表现的大概就是释迦牟尼成佛时光芒万丈的震慑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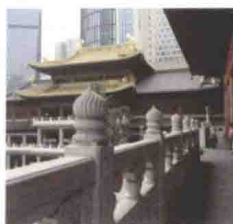
白花花的银子确实很震撼，惹了世人多少诟病。

右殿的释迦牟尼佛像，整块的缅甸白玉刻造，重十一吨，高三米八七。因为佛像太大殿太小，所以走廊采用了两层楼台结构。

极喜欢这个二层回廊，经常突然就看到了佛的脸，而且近在眼前，仿佛触手可及。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仰视佛像，很少去关心过佛的脸孔和表情。

猛一看到这座玉佛的脸，会有那样的感觉：咦，好熟呀。

玉佛的面容是凡人的脸谱，真实的、朴素的、温和的、易感的，带着淡淡的忧愁，仿佛悲伤着你的悲伤，



心动着你的心动。

相比银佛释迦牟尼的神格化，玉佛释迦牟尼是人格化的。

那厢，左殿，站立着观世音菩萨，整根千年香樟树雕刻而成，高七米，重五吨，一身晶莹剔透的黄色树脂。

身后，珍妮低低惊呼：“好美！”

都不是第一次看到了，可每次都会感慨，这位莲花部的菩萨一直那么美不胜收。

很多人都是因为观音而亲近佛门。如果观音不是那么美，我们还会这么爱她吗？

美和爱，是这位菩萨竭力表达的力量，一如你我低头，在心窝里看到的那朵莲花。

站在静安寺的门楼上，当街是交通要道，车来人往。

隔壁，久光百货，巨大的名牌广告，洋美女洋帅哥倚在寺院墙头，好奇而警惕地张望这边。

对面是高大梧桐树掩映的下沉式广场；一边是光影声效俱佳的喷水池，这是模拟曾为“静安八景”之一的涌泉。

边上，有对六十岁上下的夫妻静静地看着街景，两人有着互成一体的气场，面目温和，气质沉静。

先生指着久光百货对太太说：“喏，阿拉屋里原先就在这里头，那个辰光叫庙弄，阿拉天天来勒寺院门口白相，那个辰光涌泉还来勒嗨。”

太太软语问：“涌泉哪会得没了？”

先生轻声讲：“‘文革’辰光，当作妖孽，想尽办法还是掏不

断、填不掉，后头来，拿块大铁板盖了，缝缝隙隙焊牢，再拿水泥浆封死……”

“后来呢？”我在一边忍不住问。

“后来，伊就走了。”

“伊？走了？”

“嗯。”再没下文了。

太太在一边附和着轻轻点头。

我还是想问：“哪里是涌泉的位置？”

那位先生侧过身来，低头指给我看：“就在地铁口这边，现在下面已是地铁站了。”

地铁口，时不时地涌出一拨一拨的人群，各式各样、五湖四海、川流不息、夜以继日……原来如此。

微笑，涌泉它还在的，只是换过了样子。



百乐门

静安寺的屋檐下，一抬头，撞见“百乐门”。

昔日的“远东第一乐府”，已是风霜凋零，破旧的楼层、潦倒的门面、灰败的色彩，关于它前世的风华绝代，已成为传说。

白先勇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写到“妈妈桑”金大班置身台北一家名为“夜巴黎”的舞厅里时，不由感慨道：好个没见过世面的赤佬，左一个夜巴黎，右一个夜巴黎，说起来有点不好听，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要宽敞些呢！

百乐门是那个乱世关于“色和欲”的顶峰之作。

“印度手鼓的节拍，爵士乐队的音乐，曳步而舞，身体摇摆——那就是欢乐，就是生活。”这是20世纪30年代，某家外国杂志写的百乐门舞厅。

去过百乐门的舞客，最津津乐道的大概算是那里的“弹簧地板”，百乐门二楼五百平方米的大舞池，地板上下用汽车防震钢板作为支撑，在跳舞时地板会颤动摇晃，仿佛酒后的失真感；三楼是玻璃地板舞池，下面是几万个彩色灯光，有红、紫、蓝、黄、白几种颜色，灯光跟



着节奏变化，快节奏舞曲用红灯，慢节奏舞曲用蓝灯，或按不同节奏交替，交织出一片流光溢彩的梦幻世界。

曾经多少人，身置百乐门，如痴如醉，不知身在何乡，不知今夕是何年。

百乐门和静安寺仅仅隔了一条马路。

大千世界，各有千秋。

这边是晨钟暮鼓，那边是靡靡之音；这边是清心寡欲，那边是纸醉金迷。此起彼伏，声息相闻。

那时，多少商贾名士，前门焚香叩拜，声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转身跑去后门百乐门寻欢作乐。

现在，百乐门遗骸犹存，好似佛经故事的现世版，殿堂变荒冢，美女成白骨，现世易逝，人生如梦，沧海桑田。

我只记得一件事，那年，一位叫陈曼丽的红舞女，因拒绝为日本人伴舞，被日本人派人枪杀在舞厅内。

尘世处处有莲花。